



Undergraduate assignment feedback form

(to be completed by marker)

<i>Student Name:</i> XINYU WANG (王鑫宇)	
<i>Module Code:</i> SICH5004	<i>Student number:</i> 1706391
<i>Module title:</i> The Governing Principles of Ancient China: Selected Readings in the Book of Poetry and Book of History	
<i>For completion by marker:</i>	
<i>Comments:</i>	
<i>Marker's signature:</i>	<i>Date:</i>
<i>Provisional mark:</i>	
NB. All marks are provisional until confirmed by the final examination board.	

淺探《群書治要·毛詩治要》刺周幽王篇章

字數：3500

一、前言

《群書治要》是由唐太宗李世民敕令諫臣魏徵、虞世南等人編纂的一部治國理政的巨著，它輯錄了六經、四史、諸子百家等鴻篇巨著中有助於太宗皇帝治國安邦的部分篇章。本書從鑒往知來的角度對唐太宗起到了警示的作用，為「貞觀之治」的出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在《群書治要》中，魏徵等人也選了《詩經》中的部分詩篇，編纂成《毛詩治要》。《毛詩治要》總共節錄了《詩經》中的 78 首詩，根據〈詩序〉歸類，其中刺周幽王的詩篇多達 20 首，本文將通過解析刺幽王的詩篇，去了解這些詩篇對唐太宗的意義與啟示。

二、詩篇解析

《毛詩治要》中刺幽王的這 20 首詩篇，均是〈詩序〉將其定義為刺幽王一類的詩。然根據裴普賢、屈萬里等近代學者對這些詩篇的解析，其中只有〈正月〉、〈十月之交〉和〈瞻印〉這三首是刺周幽王之詩。因此本文便只就此三首詩來探討。

1. 〈正月〉

〈詩序〉言：「正月，大夫刺幽王也。」¹這首詩全文較長，《毛詩治要》只選擇了其中的七句。內容為：「正月繁霜，我心憂傷。民之訛言，亦孔之將。謂天蓋高，不敢不局。謂地蓋厚，不敢不踣。哀今之人，胡為虺蜴。燎之方揚，寧或滅之。赫赫宗周，褒姒威之。」²筆者所查閱資料中，大多數學者認為這是一首哀歎時事的詩篇，僅〈詩序〉和裴普賢認為這首詩是刺幽王之詩。關於這首詩的成詩時間，屈萬里以為，由詩中「赫赫宗周，褒姒威之」二句可以佐證，這首詩是東周初年所作。又講到：「朱傳引或說云：『此東遷後詩也。時宗周已滅矣。』」³可見朱熹也同意這個觀點。朱守亮對〈正月〉注

¹（唐）魏徵、虞世南等撰，呂效祖、趙保玉編：《群書治要考譯》（北京：團結出版社，2016 年），頁 142。

²（唐）魏徵、虞世南等撰，呂效祖、趙保玉編：《群書治要考譯》（北京：團結出版社，2016 年），頁 142。

³ 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18 年），頁 353。

釋道：「此周大夫憂國將亡，憤極而作之詩。」⁴從第一句詩「正月繁霜，我心憂傷」便可以看出，那個時代反常的自然現象，以及本詩作者對於時代透露出的感傷。這份感傷不僅僅是來自於天象的異變，還有民間流傳益甚的種種謠言。對於這段詩，牛運震評價道：「氣怯情危，開口便嗚咽可憐。」⁵《史記·周本紀》中記載「宣王崩，子幽王宮涅立。幽王二年，西周三川皆震。伯陽甫曰：『周將亡矣。夫天地之氣，不失其序；若過其序，民亂之也。』」⁶可見當時天象人事都發生了重大變故，周朝將亡的跡象已極為明顯。

往後幾句詩「謂天蓋高，不敢不局。謂地蓋厚，不敢不跼。哀今之人，胡為虺蜴。」表達出了身處亂世，人民心中的恐懼與憂慮。天空雖然高大寬廣，而人卻不敢直立而行；大地雖然廣闊無垠，人卻只能小步前行。這都是因為當時小人當政，像蛇蝎蜥蜴一般毒害可憐的民眾。

最後「燎之方揚，寧或滅之。赫赫宗周，褒姒威之。」講出了一切禍亂的根本——幽王后褒姒。詩人感歎如此顯盛的鎬京，誰能將它覆滅呢？最後卻是被這幽王后褒姒覆滅了。歐陽修也說道：「上七章皆述王信訛言亂政，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，推其禍亂之本也。」⁷而褒姒如何將西周推向滅亡，眾多史書均有記載。據《史記·周本紀》記載，幽王的寵妃褒姒不喜歡笑，周幽王為了讓褒姒一笑，想盡各種方法，然而褒姒仍然不笑，周朝設有烽火台，有敵國入侵的時候就會點燃烽火，諸侯便會前來勤王。有一次，幽王命令點燃烽火，諸侯都匆忙趕來首都勤王，到後卻發現並無賊寇。褒姒看到諸侯這般景象，竟然哈哈大笑。周幽王十分喜悅，便為了看褒姒笑容，多次無故點燃烽火。後來逐漸喪失諸侯對周天子的信任，從此再點烽火也無人前來勤王了。⁸也正是因為無人信任周天子，後來犬戎入侵周朝首都時，無人前來勤王，以至於西周覆滅。這整首詩表達了昏君不任用賢臣，沉湎美色，甚至為博美人一笑，不惜將國家推向滅亡，實在令人憤慨痛惜。

2. 〈十月之交〉

〈詩序〉言：「十月之交，大夫刺幽王也。」⁹這首詩全文較長，《毛詩治要》只選擇了其中的八句。內容為：「十月之交，朔月辛卯。日有食之，亦孔之醜。彼月而食，則

⁴ 朱守亮：《詩經評釋》（臺北：學生書局，1984年），頁547。

⁵ 裴普賢：《詩經評注讀本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20年），頁480。

⁶ 馬持盈：《史記今注》（臺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99年），頁128。

⁷ 裴普賢：《詩經評注讀本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20年），頁485。

⁸ 馬持盈：《史記今注》（臺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99年），頁131。

⁹ （唐）魏徵、虞世南等撰，呂效祖、趙保玉編：《群書治要考譯》（北京：團結出版社，2016年），頁143。

維其常。此日而食，于何不臧。高岸為谷，深谷為陵。哀今之人，胡憊莫懲。黽勉從事，不敢告勞。無罪無辜，讒口囂囂。」¹⁰裴普賢和朱守亮都認為這是一首刺皇父亂政，從而導致災變的詩。屈萬里則以為：「毛傳以此詩刺幽王，鄭箋以為刺厲王。以曆法推之，厲王二十五年十月朔辛卯，及幽王流亡十月朔辛卯，皆有日食。而幽王二年，西周三川皆震，與此詩所詠者合。以此證之，則此詩當作於幽王之世。」¹¹《史記·周本紀》中確有記載「幽王二年，西周三川皆震……是歲也，三川竭，岐山崩。」¹²而詩文中所提及的皇父，正是周幽王的佞臣虢石父，因此可以確定這首詩是為刺幽王時期的暴政亂象而作。

這首詩的前五句講出了周幽王執政期間自然中的災異亂象。古人通常認為天象是與人事交相呼應的，「高岸為谷，深谷為陵」都是形容地震的景象。如果國君失道，那上天便會以地震、日食等自然災異來警示國君。所以詩中用到「醜」字，「醜」有「惡」之義，即表明這些現象不是吉兆。「彼月而食，則維其常。此日而食，于何不臧。哀今之人，胡憊莫懲。」意即月食出現尚屬平常，然而日食都出現了，為何還不戒懼向善。這段詩講出了執政者面對災異，仍然不知悔改。「黽勉從事，不敢告勞。無罪無辜，讒口囂囂。」這句詩體現了那個時代賢臣不得志，國政被奸佞讒臣玩弄控制的情形。所以即使勤勤懇懇努力付出，都會無緣無故受到讒言的攻擊。方世玉注解道：「至此乃言己之受勞而被讒。」¹³裴普賢評析道：「按此詩刺皇父等當政之人，所以刺幽王之昏憤，用人不當，致民生困苦，天怒人怨也。」¹⁴關於皇父，《周本紀》記載道：「幽王以虢石父為卿，用事，國人皆怨。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，王用之。又廢申后，去太子也。申侯怒，與繒、西夷犬戎攻幽王。」¹⁵皇父即是虢石父的字，因此從《史記》中也可看出皇父為人奸佞，在其位而不謀其政，棄社稷安危於不顧，只知貪圖利益，對當時的朝政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。

3. 〈瞻卬〉

〈詩序〉言：「瞻卬，凡伯刺幽王大壞也。」¹⁶《毛詩治要》中的內容為：「瞻卬昊天，降此大厲。邦靡有定，士民其瘵。人有土田，女反有之。人有民人，女覆奪之。此宜無

¹⁰（唐）魏徵、虞世南等撰，呂效祖、趙保玉編：《群書治要考譯》（北京：團結出版社，2016年），頁143。

¹¹ 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18年），頁358。

¹² 馬持盈：《史記今注》（臺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99年），頁128-129。

¹³ 裴普賢：《詩經評注讀本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20年），頁493。

¹⁴ 裴普賢：《詩經評注讀本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20年），頁494。

¹⁵ 馬持盈：《史記今注》（臺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99年），頁131。

¹⁶（唐）魏徵、虞世南等撰，呂效祖、趙保玉編：《群書治要考譯》（北京：團結出版社，2016年），頁166。

罪，女反收之。彼宜有罪，女覆說之。哲夫成城，哲婦傾城。懿厥哲婦，為梟為鴟。婦有長舌，維厲之階。亂匪降自天，生自婦人。匪教匪誨，時維婦寺。如賈三倍，君子是識。婦無公事，休其蠶織。不弔不祥，威儀不類。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。」¹⁷屈萬里在《詩經詮釋》中注釋道：「此刺幽王寵褒姒以致亂之詩。〈詩序〉：『瞻卬，凡伯刺幽王大壞也。』《春秋》隱七年經：『冬，天王使凡伯來聘。』杜注：『凡伯，周卿士。凡，國；伯，爵也。』〈詩序〉說如屬實，則來聘之凡伯，當是此詩人之後。」¹⁸前兩句「瞻卬昊天，降此大厲。邦靡有定，士民其瘵。」表達了詩人經歷到的暴虐之政，詩人悲憂至極，以至向昊天號呼。根據朱守亮的《詩經評釋》，「大厲」意為「惡也，禍也」，指的是褒姒。「靡」義「無也」；「瘵」義「病也」。¹⁹這兩句意味天降褒姒這大災禍於邦國，邦國沒有安定之日，害苦了人民和士卒。以下五句詩「人有土田，女反有之。人有民人，女覆奪之。此宜無罪，女反收之。彼宜有罪，女覆說之。哲夫成城，哲婦傾城。」作得極為精妙，將顛倒是非的景象描寫得清清楚楚。牛運震評析道：「鬱屈憤激之詞，四『女』字啾啾若數罪，若訟冤，妙。」²⁰最後一句「哲夫成城，哲婦傾城」尤為有力，哲夫指的是「智士」，城比喻的是邦國；哲婦則暗指褒姒。意即有才能的男子可以立國，而褒姒卻能傾覆邦國。緊接著的四句詩「懿厥哲婦，為梟為鴟。婦有長舌，維厲之階。亂匪降自天，生自婦人。匪教匪誨，時維婦寺。」「梟」和「鴟」都是惡聲之鳥，以這兩種鳥比喻幽王寵妃褒姒之言，可見其言之惡。此處也闡明了禍亂的根源並不是來自於昊天，而是那長舌女寵。最後四句以為官卻精通商賈盈利之道，表達了身為婦女卻參與政治的不當性。最後以「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」總結這種對災難不憐憫的行為終致賢人奔亡，邦國如大廈之將傾。

三、三首詩對唐太宗的意義

這三首詩描寫了幽王的暴政、天災人禍的現象、禍亂的根源和讒人當道、人民悲憤絕望的情境。其中，表示民情憂傷悲怨的詩句占了很多篇幅，貫穿三首詩，渲染了亡國的基調，魏徵之所以選用如此多描寫民情慘痛的詩句，是為了提醒唐太宗，人民是最需要被重視和照顧的人。孟子言：「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……得乎丘民而為天子」，

¹⁷（唐）魏徵、虞世南等撰，呂效祖、趙保玉編：《群書治要考譯》（北京：團結出版社，2016年），頁166-167。

¹⁸ 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18年），頁546。

¹⁹ 朱守亮：《詩經評釋》（臺北：學生書局，1984年），頁851。

²⁰ 裴普賢：《詩經評注讀本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20年），頁762。

²¹唐太宗深知這個道理，但是有時沉湎安樂，難免忘記，因此魏徵重點選取這些詩句，來警示唐太宗不要忘記他的子民，如他在《諫太宗十思疏》中寫的那樣，千萬注意「怨不在大，可畏惟人；載舟覆舟，所宜深慎。」²²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「赫赫宗周，褒姒滅之」，果真是褒姒滅掉了周朝嗎？筆者竊以為，魏徵此處另有深意。褒姒再有能耐亦不過是一介女子，取悅她的人是幽王，聽信她的是幽王，讓她發揮勢力的還是幽王。「哲夫成城，哲婦傾城」，此言不虛，然讓哲夫有成城之力的只是君王，讓哲婦有傾城之勢的還是君王，可見，安危治亂只在一人，並非他人能左右。這就是《孟子》所謂「王之不王，不為也，非不能也」²³的意思。魏徵選此詩，大概是要提醒唐太宗，褒姒早已湮滅千年，而求褒姒一笑之心萬古長存，歷史上英雄豪傑、國君家主因沉迷女色而身敗名裂、國破家亡的不在少數，君王對此應當慎之又慎，魏徵所謂「見可慾，則思知足以自戒」，²⁴切勿得志縱情，陷入對女色的追求中不能自拔。

四、結語

《大學》有言「一家仁，一國興仁；一家讓，一國興讓；一人貪戾，一國作亂，其機如此。此謂一言僨事，一人定國。」²⁵可見國君對於一個國家的影響是巨大的。作為國君，如果能夠以「德」、「禮」來修身，繼而以「仁德」「寬厚」治家治國。其結果必然是天下大治，國泰民安。正如《論語》所言「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風，必偃。」²⁶如果國君沉湎酒色，不修德務政，其結果小則朝綱不振，大則士民勞苦，亡國敗家。筆者以為魏徵等人正是為了防止唐太宗李世民重蹈周幽王覆轍，迷於酒色，閉塞視聽，拒賢臣而納小人之言。因此才選出以上詩篇，以此警惕太宗皇帝。

²¹ 《孟子》（臺南：能仁出版社，2015年），頁210。

²² （清）吳楚材、吳調侯：《古文觀止》（北京：新華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頁361。

²³ 《孟子》（臺南：能仁出版社，2015年），頁11。

²⁴ （清）吳楚材、吳調侯：《古文觀止》（北京：新華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頁361。

²⁵ 《學庸論語》（臺南：能仁出版社，2016年），頁8。

²⁶ 《學庸論語》（臺南：能仁出版社，2016年），頁143。

主要參考文獻

(一) 古籍專書

1. 《學庸論語》(臺南：能仁出版社，2016 年)。
2. 《孟子》(臺南：能仁出版社，2015 年)。
3. (唐)魏徵、虞世南等撰，呂效祖、趙保玉編：《群書治要考譯》(北京：團結出版社，2016 年)。
4. (清)吳楚材、吳調侯：《古文觀止》(北京：新華出版社，2014 年)。

(二) 現代專書

1. 朱守亮：《詩經評釋》(臺北：學生書局，1984 年)。
2. 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(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18 年)。
3. 馬持盈：《史記今注》(臺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99 年)。
4. 裴普賢：《詩經評注讀本》(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20 年)。